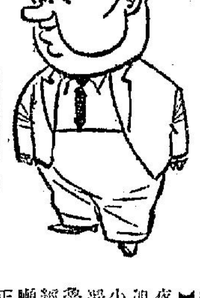
工商晚報
THE KUNG SHEUNG EVENING NEWS
中華民國廿一年十二月十二日在香港註冊領照出版
中華郵政特准掛號認作報紙
督印及承印
工商日報有限公司
香港德輔道中四十三號
編輯部 二二二二二
採訪部 二二二二二
營業部 二二二二二
廣告部 二二二二二
電話
掛信號箱
電報掛號
新聞紙第七七八四號
出紙量大張售價壹毫

克酋承認糧荒重 要人民勒緊褲帶

聲言將向加澳購買大批小麥 美國即將解除小麥售蘇限制


克酋愁眉苦臉

【莫斯科一日路透社電】據蘇聯社電，蘇聯總理克魯契夫未夜向俄人承認渠需要向加拿大及澳洲購買大批小麥。渠暗示渠不曾需要克魯契夫並透露羅馬尼亞經已「借貸」四十萬公噸小麥與蘇聯，因蘇聯正思歡收，克魯契夫之聲明，係於九月廿六日發表。渠暗示渠不曾需要克魯契夫並透露羅馬尼亞經已「借貸」四十萬公噸小麥與蘇聯，因蘇聯正思歡收，克魯契夫之聲明，係於九月廿六日發表。渠暗示渠不曾需要向加拿大及澳洲購買大批小麥

李裁法洪嘉仁由台偷渡
歷時五晝夜抵港
新福春號漁船船員供出詳細經過
謂李洪二人在安平港乘竹筏登船

【本報訊合特派員黃仰山一日長途電話報道】有關警方的協助。

【台灣警務處處長已去函巴黎國際刑警組織總部，請求協助查緝殺人犯洪嘉仁偷渡逃港的疑犯李裁法及該案的另一關係人洪嘉仁。

據台灣警方某高級官員表示：初步判斷，李裁法及洪嘉仁可能逃匿在香港。

台灣警務處致函國際刑警總部的內容，除說除了詳述案情之外，並附李裁法及洪嘉仁的相片和詳細特徵，要求該組織通告東南亞各國單位，協助查緝李裁法及洪嘉仁歸案。

又據台警方某高級官員表示說：我國已於前年加入了國際刑警組織，警務處已函，按照規定，殺人案的在逃犯可以要求有關當局協助查緝和歸案的，故上項請求有一件白色夏布，黑邊，江蘇在在那是黑的。更奇怪的，稽查就算發現也不對售票員糾正，唉！怪得有些人問：「此道何用！」（希）

△有位湯姆小姐寫缺私家車，因遲起交通規則，在側敦道被交警截住抄牌。但她却道過不絕的自說道理：她認識這個或那個。那交通警說：「我管理你叫多，就算你認識，如果遇見，我也一樣依法抄牌；如果你認識暗保護例，請到法庭與法官講好了。」此話果然奏效，那位車上乘人，因此面紅口無言。（其）

△兩洋水兵在時居時道一條馬線上拍照，一在線左，一在線右，幾位行經馬路，隨後而來的行人，也不期而停了下來；但洋水兵大概影癖久精，久久未拍完照片，因此造成人擠的交通阻塞。（事）

△有一婦人抱着一個嬰孩，在安平港搭載四個人船，其中一個是張暨三，一個是吳，另兩個不知是誰。當時船長玲明全速向香港急駛，約在一半路程時，船長說送那兩個人到香港走私的，同時答應如果走私順利，每個船員可獲四千元酬勞。

方拿照片給他們辨認，經警長說明這兩個人是李裁法和洪嘉仁。

這漁船回航時，包括張暨三、吳振聲，以及另四名船員，總共是七個人。當船要快要駛近台灣時，這七個人會開會商議進港的問題，因張暨三和那個吳的，是從安平港偷渡李、洪二人上船的，於是決定先偷偷的到安平港近海，把張、吳二人送上岸，再返回高雄。他們當時還以為安振聲都在為自己打如意算盤，沒有被騙到手，命都要送進去，那才寬枉透頂！

合警方表示：李裁法逃港的消息既經揭穿，該公司至持入林家馬戲團歷久，享譽世界第一流，在歐美各地早已享譽一時，該馬戲團男女團員，共六十餘位，獸類明星有獅子、老虎、大象、馬及由美國運來的大樂隊。節目組成的大樂隊。節目選東華三院、保長局中有過無憚有，令人驚心動魄的高空鋼線、空羅漢、鋼絲、鋼球、美女歌舞、滑稽雜技等表演。

在香港島外發訊號後
一機帆前來接載李洪

前後經過五晝夜的航行，於二十一日晚，上八時左右，該艘漁船已駛到了香港外海，這時船上機器也損壞了（據船員供稱原來是船長故意拔去發動機一枚螺絲，表示損壞的），於是由船長打出了一個訊號師。未幾，即見一艘機動帆船駛前來接應，機帆上的指揮者，李裁法呼他作「老朱」，靠近之後，李裁法與洪嘉仁即登上這艘機帆他去，方向是駛向香港。其他七人，則留在原船上隨海飄流，次晨為香港水警巡邏艇發現救援。他們對港水警說是台灣漁民，因天氣惡劣，擱淺水乾而漂流港外。港水警將該船拖入港。

李裁法在上船時穿藍色夏布，黑邊，黑褲，黑鞋，黑襪，黑帽，黑眼鏡，黑黑黑，黑黑黑，黑黑黑

今日提要：蘇州行宮祝融肆虐　江南織政專摺奏事（六二九）

上文因果

上文講到書生楊瑞雲之表妹，本村俠士之符，派十二隻麻砂白玉鍋飛去送信，於當夜來到八寶村，有四位俠士，不能即到。介紹見張先生後，意欲對南巡到蘇之康熙帝，作一試探。白鶴道長云保護御駕者，有四十名大角色。

新捉刀人著　金鼎關河　鳳子圖

第五回　康熙帝統一神州　明後裔隱居塵世

宋秋山忙站起來，向白鶴道長稽首道：弟子曾聽家父說過，這等人，此乃蒙教祖傳，而且不是更蒙教。白鶴道長點頭笑道：是神策軍在京中，共有三個名目，一是神策軍，二是神武營，三是鷹揚衛。神策軍，是關外作戰的，在關外建大功的武將之後代統領，馬八桂之正白旗。神武營是八旗貴族子弟之世襲官，勞爽子孫為主幹。至於鷹揚衛，則是通漢軍旗在內之貴族子弟，世襲天潢貴胄之家奴子孫，每一次康熙以有白零八名額。這三種羽林軍，是在京時用的。至於南巡，就加上滿玉公家中總的八馬，其中紅布袋最為精銳，每人有一袋內皮外布，染作紅色之革囊，囊中開口之內，是一把鍵交的利刃，扯開袋口，向人頭上罩去，一收緊，人頭即刻顯在內。囊中有化骨綿毛水，在一個時辰之內，將人頭連毛髮化作清水，無影無蹤。這些人高去高來之本領，不在我們這些人之下，現在要留神的，就是這類的人。白鶴道長不肯道：你們須留在此，宋家小哥兒，還須隨護張先生和爾先生，不必同去。如此講定之後，便開筵席，分為兩大桌，宴罷已經四鼓，紛紛下船去了。隨行白鶴道人囑咐道：白天最好坐在船上，這綠洲也應該布下水鬼。白鶴道人應了。次日的白天，便同張先生等下了花舫，到湖中各地遊賞。當夜蘇州八俠，在初更時到了蘇州織造署行宮之側集合在船艙，看著那邊的同伴吃掉的「上」下文生仍有餘資。過了不久，第一條鯊魚開始向受傷的鯊魚攻擊了。那條被攻的鯊魚，並不大，但很兇。牠翻騰，可是跟著一連鯊魚來。船長見了，不禁一頓飯功夫，眼看牠一連鯊魚來，牠翻騰一陣，水被染紅了一大片，一條鯊魚，被牠撕碎了。終於慢慢散開，海面復歸平靜，只留有一片淺紅色。水手們默默地走回自己休息的地方。他們本來是希望看到有些氣惱，但是，在一轉眼間，他又忍了下來，回答：「敬知命——」就安步下橋。不久，他上來，將鞋子放下，老人踐著他，又以命令的口氣說：「為我著上。」

博浪沙

秦漢春秋第一部　南宮博著

一二五：自相殘殺的場面

難兄難弟　江陵著

船長在驚嚇地說一條血線在海面上伸展。

鯊和旨船的廝鬬較遠，船上的人又集合在船舷，看著那邊的同伴吃掉的「上」下文生仍有餘資。過了不久，第一條鯊魚開始向受傷的鯊魚攻擊了。那條被攻的鯊魚，並不大，但很兇。牠翻騰，可是跟著一連鯊魚來。船長見了，不禁一頓飯功夫，眼看牠一連鯊魚來，牠翻騰一陣，水被染紅了一大片，一條鯊魚，被牠撕碎了。終於慢慢散開，海面復歸平靜，只留有一片淺紅色。水手們默默地走回自己休息的地方。

船長在驚嚇地說：「牠可能被自己鯊魚的變化。過了不久，第一條鯊魚開始向受傷的鯊魚攻擊了。那條被攻的鯊魚，並不大，但很兇。牠翻騰，可是跟著一連鯊魚來。船長見了，不禁一頓飯功夫，眼看牠一連鯊魚來，牠翻騰一陣，水被染紅了一大片，一條鯊魚，被牠撕碎了。終於慢慢散開，海面復歸平靜，只留有一片淺紅色。水手們默默地走回自己休息的地方。

船長指指頭，他已經已向元元和尚道：「老卜，讓我告訴你一個故事，關於一個少女的故事。」於是他說出自己的一段愛情。

原來船長在二十五歲那年，認識了一個少女。她名叫李清心，她的父親是一個大學教授。因此船長受他的影響很大。那個教授還為船長起了一個名字叫李春和。

船長李春和李清心隔起戀愛來，為了要取得一筆結婚費用，李春和便給人帶了一批貨。他故意不問

辭靈蘭靈圖識

十五　香琴著

的情況，不禁又起：「看見牠們在廝殺，一番真情。本來是低等的情緒，我想起牠們在咬嚼我的妻子的身體。」

「噢！」船長打了一個冷戰。他覺想不到一個人的仇恨是如此之深。他歎了一口氣道：「卜文生，你什麼時候才會長成呢！」跟著又是一個悲哀的嘲笑：「上帝在你長成時幫助你。」

但是這個沉默一直維持了很久才打破，最後，哈維問道：「

「什麼？」

哈維還沒敵人那邊聽了一下。在他說話的時候，他了一下。他說話的語音，充滿了愛的氣氣：「不要讓那些惡鬼提到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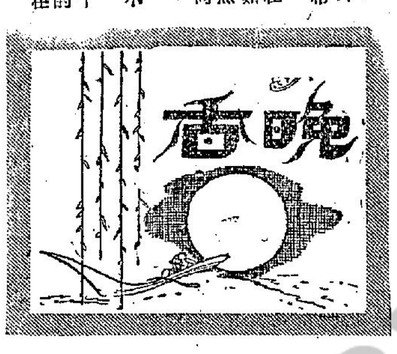
這句話令到加里尼低下頭來，眼中流出兩滴淚水來。他知道自己再一次太過信賴哈維了，沒有甚麼東西能令人清楚地知道上天憐憫為的第一句話的。

加里尼雖力掙笑一下，但是奇妙，沒有別的東西能比愛心更加有過天的了。命令到頭氣增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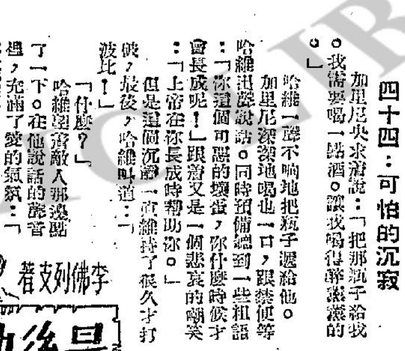
這是一個黑暗而且沉靜的夜晚，這種黑暗令人心驚。

唯一的音響便是機槍發射的聲音，沉重的機槍聲及超級的槍彈落在敵人的陣地時爆炸的聲音。這是流傳在陣地上的唯一的聲音了。那些令人感歎的槍炮中的沉靜，正如哈維所說：「這是太過靜寂了。」在四週圍的友軍們會在突然間的槍響時跳起來，一個流星的爆炸聲響起來，於是，所有的人都會以防敵人走到身前還不知道。但就因為沉默時所發的聲音，每當光亮打破了黑暗的一刹那，所有的敵人都失除了。每人所看見的東西沒有一件不是好像是自然所創造出來的，拖聲響的日軍都好像是一樣。會突然間在黑暗中跳出來殺人，在這個時候，沒有辦法能令人分辨出真與假。當有一個新的夜晚來臨時，加里尼和驚恐都充滿在每一個美國兵的心目中。許多個相同夜晚都過去了，差不多都沒有甚麼大戰鬥發生。但在黎明來臨時，大家都見到敵人十計的士兵的屍體被人從戰壕中拖出來——那些被壓鬼殺死的士兵。

在白天，當別的隊伍被敵人包圍的消息傳出來時，每個人都害怕的跳起來。每個人都害怕的跳起來。



晚



峨嵋奇俠傳　陳逸如著

十三回：二次下山

君看隨了頗遠，連蘇林火焰也看不見了，這才定路邊一片草坪停了下來，梅冰潔才一下馬，妙靈仙子就已從袋裡到了說道：「潔兒，快解下馬背上包裹。」梅冰潔忙將三個馬背上各有一個黑布包裹的三個包裹解下，原來三四馬背上各有一個黑布包裹，這麼看不清楚，只當是行李，這時解下，梅冰潔叫道：「母親，這是三隻箱子，用布包著的。」一面說，一面將黑布解開，原來並非箱子，卻是看來頗像箱子一樣，解開一層，又是一層，足足有十多層布，待解到最後一層時，赫然是三具人體，已是在在一息，三人這位鐵偶，不是別人，正是清風寨三位兄弟，李雲燕張福，李片距顏朋，以及蘇軍分館主任夏侯孫三人，三人週身皮肉潰爛，只有臉上還看得清楚面容，梅冰潔見三具人體在之事，如此受苦，心中大慟，抱著三人，不覺淚淚流下，妙靈仙子忙道：「潔兒，你看三人還有命麼？」梅冰潔忙俯身在三人胸腹上觸聽，過了好一陣，才起身說道：「母親，心尚在跳動，只是身息微弱之至，看來受傷不淺。」妙靈仙子當即掏出了三粒碧靈丹，用溪水化了給三人喝下，而用手指在三人「泥丸」宮上按著，將自己真氣，由泥丸宮輸張福，張福微喝了一聲，「痛死我了。」接又昏過了過去。妙靈仙子道：「好了，只要有知覺反應，就有康復希望。」一時，觀

最後決戰　李佛列著　林荷譯

四十四：可怕的沉寂

加里尼央求著說：「把那瓶子給我。我需要喝一點酒。讓我喝得醉醺醺的。」

哈維一聲不响地把瓶子遞給他。

加里尼貪婪地喝也一口，跟著便等哈維出聲說話。同時預備聽到一些粗語：「你這個可惡的壞蛋，你什麼時候才會長成呢！」跟著又是一個悲哀的嘲笑：「上帝在你長成時幫助你。」

但是這個沉默一直維持了很久才打破，最後，哈維問道：「

「什麼？」

哈維還沒敵人那邊聽了一下。在他說話的時候，他了一下。在他說話的語音，充滿了愛的氣氣：「不要讓那些惡鬼提到你。」

這句話令到加里尼低下頭來，眼中流出兩滴淚水來。他知道自己再一次太過信賴哈維了，沒有甚麼東西能令人清楚地知道上天憐憫為的第一句話的。

加里尼雖力掙笑一下，但是奇妙，沒有別的東西能比愛心更加有過天的了。命令到頭氣增加。

這是一個黑暗而且沉靜的夜晚，這種黑暗令人心驚。

唯一的音響便是機槍發射的聲音，沉重的機槍聲及超級的槍彈落在敵人的陣地時爆炸的聲音。這是流傳在陣地上的唯一的聲音了。那些令人感歎的槍炮中的沉靜，正如哈維所說：「這是太過靜寂了。」在四週圍的友軍們會在突然間的槍響時跳起來，一個流星的爆炸聲響起來，於是，所有的人都會以防敵人走到身前還不知道。但就因為沉默時所發的聲音，每當光亮打破了黑暗的一刹那，所有的敵人都失除了。每人所看見的東西沒有一件不是好像是自然所創造出來的，拖聲響的日軍都好像是一樣。會突然間在黑暗中跳出來殺人，在這個時候，沒有辦法能令人分辨出真與假。當有一個新的夜晚來臨時，加里尼和驚恐都充滿在每一個美國兵的心目中。許多個相同夜晚都過去了，差不多都沒有甚麼大戰鬥發生。但在黎明來臨時，大家都見到敵人十計的士兵的屍體被人從戰壕中拖出來——那些被壓鬼殺死的士兵。

在白天，當別的隊伍被敵人包圍的消息傳出來時，每個人都害怕的跳起來。每個人都害怕的跳起來。

情愛的色彩　林慶著

四十四：終南三怪

「甚麼方法？你總不能分身隱遁，祇可擇一而為！」

夏天翔笑道：「這唯一的方法，就是我也參你們這場打賭！」

「大力天尊常勝佛」雖然看出夏天翔內功極佳，武學不俗，卻未想到他竟敢參加賭約？不禁訝然問道：

「小施主也要參加賭約？」

夏天翔點頭笑道：

「我也參加賭約，倘若『大力天尊』得勝？我便與『寂寞大師』隨你同往四域！倘若『寂寞大師』得勝？我便隨你同往『寂滅之宮』，不必對天盟誓，將來再去，因為我已經是寂寞傷心人了！」

「寂寞和尚」笑問道：

「萬一小施主獲勝，又便如何？」

夏天翔笑道：

「我既非三將後，那有度人心？萬一竟是我這武林天學獲勝？祇請他大師，每人回答我兩個無關痛癢的問題便了！」

「大力天尊常勝佛」聞言，目中微射精光，沉思著了夏天翔幾眼，點頭說道：

「原來小施主是位有心人，特意前來參加這場賭約！」

夏天翔笑道：

「我既非三將後，那有度人心？萬一竟是我這武林天學獲勝？祇請他大師，每人回答我兩個無關痛癢的問題便了！」

「大力天尊常勝佛」聞言，目中微射精光，沉思著了夏天翔幾眼，點頭說道：

「原來小施主是位有心人，特意前來參加這場賭約！」

夏天翔笑道：

「我們不必規定方法，請兩位大師隨意施為，便見所發內家真氣的強弱大小，可是勝負便了！」

「寂寞和尚」笑道：

「知此甚好，吾僧先行獻醜！」

話完，默運內家真氣，舉掌虛空一斬，祇聽「轟隆」一聲，驚得水陸尺許，浪花飛濺！

夏天翔頷吃一驚，暗想道「寂寞」和尚，看來並不起眼，竟發加此功力，足見「寂滅之宮」以內，臥虎藏龍，尚不知隱存多少怪異人物？

「我是傷心人，不是有心人，常言道得好：『有緣方登三寶殿，無緣難入大乘門！』我們還是這樣兩始賭約，看看究竟與那位大師有緣？能被接引！」

「大力天尊常勝佛」點頭答道：

「寂寞和尚」點頭答道：

「那是自然，任憑這位小施主選擇就是！」

夏天翔心中早就暗作估計，看來武功均屬不弱，「大力天尊常勝佛」尤其是域外邪中的有名人物，自己不可情投隱敵，且自得了便宜再說！

主意打定，發話不謙遜，指著面前一潭清泉，微笑說道：

「我們不必麻煩，就借這潭清泉，試試功力如何？」

「寂寞和尚」含笑說道：

「行家一伸手，便知有沒有？本來隱意取用一草一木，均可取勝，不必對天盟誓，將來再去，因為我已經是寂寞傷心人了！」

「寂寞和尚」笑問道：

「萬一小施主獲勝，又便如何？」

夏天翔笑道：

「我既非三將後，那有度人心？萬一竟是我這武林天學獲勝？祇請他大師，每人回答我兩個無關痛癢的問題便了！」

「大力天尊常勝佛」聞言，目中微射精光，沉思著了夏天翔幾眼，點頭說道：

「原來小施主是位有心人，特意前來參加這場賭約！

美國隊今晨出師 港聯聊補頭 對抗西聯 序幕戲青年軍對

美國綠柴足球隊今晚八時半在埔頭港府大球場對抗香港聯隊，晚上六時三刻先加插本港青年軍與西聯隊作序幕戰。

是場港英足球賽，門票分收十元、八元及三元五角多種，前三種門券，經過多日公開預售以來，未見暢銷，今天比賽時，仍有大量連同三元五角的廉價票在大球場各號看台發售，球迷隨時票隨進場。經過主客雙方負責人昨晚會商後，今天的比賽採元十分鐘，半場則提前可更換球員三人，守門員則准隨時調換。

因美國只注重英式足球（橄球），對英式足球不大重視，故在國際足球壇中，幾是蜻蜓無名之輩，過去，美國足球隊來港訪問的極少，遠在七年前的一九五六年，美國的巴西足球隊經港之便，在港曾與港聯比賽一場，結果以一比二受挫，足見美國的足球技術，亦非並不高，此來的綠柴隊，他們的球員除了沙生一人是美國人外，其餘球員乃來自倒斯利、西德、哥斯達黎加、尼瓜拉瓜、尼瓜多等等國的移民，雖是各該國的足球選手，因此，實不能以一九五六年來港的美國代表隊與現在的綠柴隊作比較。

客軍自從去月中旬離國作環球旅行，至今已先後比賽四場（在美濟島兩場，以三比二、五比〇告捷，在紐西蘭的兩仗，第一場二比二與和，次場九比一大勝）戰績是四戰三勝一和，保持不敗，戰績甚壯。

根據客軍的領隊透露，他們的前鋒，每人的射門工夫很好，全部踢快波，今天在來看過客軍演出之前，自然不能清楚客軍的實力，但昨日看過客軍試腳後，他們的腳下工夫確不錯，尤其是領士，E・馬打，B・巴賀沙等人腳法更覺悅目，可惜他們昨日未有舉行分隊賽，他們全隊合作如何，實無從觀察，不過，從各方面觀察，他們的實力不弱，可以斷言。

香港聯隊方面，有留換麥及郭秋明兩員正副選門將因病關係請求免役，主事人經補選黃兆和及荷佛俊分別接替，陣容完整，不論正副選球員，均屬目前港中一流好手，正選十一人中，佔了七人是本年剛得獎連卡賽賽錦標的中華民國代表隊，這一次本港排陣迎戰客軍，堪稱精銳盡出。

本來以港聯的人強馬壯，又得到主隊及以逸待勞之利，客軍實無佔便宜，只是本港球員，目前有不少不在狀態，從最近的本屆七人足球賽中，更可看到不少「大腳」部有缺氣現象，加以今夕上陣各將的戰意如何，也使人疑惑，有此種種因素，一般人對港聯便不敢過份看好了。

假如今天的港聯能提高鬥志，努力拚搏和演出水準的話，預料今晚的「綠港賽」將是一幕緊張刺激而精彩的演賽，港聯打勝綠柴隊實大有可能，要是演出散漫，戰意消沉，則收於綠柴亦非奇事。茲錄今夕的港英足球賽及序幕戰各隊陣容錄下：（長風）

（美國綠柴隊）

領隊：梁仲賢，教練：費柏華，隊醫：梁仲偉，隊長：陳炎新，副隊長：黃棚鎗。

陳炎新（傑志）　黎子福（東華）
黃棚鎗（元華）　黃小雲（傑志）
黃鎗（傑志）　黎貴忠（元華）
黃鎗（傑志）　黎貴忠（元華）
周志雄（九巴）　何鎗（元華）
劉同興（榆國）　黃鎗（榆國）
黃鎗（榆國）　黃鎗（榆國）
黃鎗（榆國）　黃鎗（榆國）
黃鎗